

微型小说

WEIXINGXIAOSHUOBAINIANJINGDIAN

百年经典

中国卷

陈永林 方圆◎主编

■ ■ ■ ■ ■ 佑护灾难中的孩子
■ ■ ■ ■ ■ 乡间夜话
■ ■ ■ ■ ■ 凝固的微笑
■ ■ ■ ■ ■ 铁哥们
■ ■ ■ ■ ■ 常敲我们的门
■ ■ ■ ■ ■ 怀念拥有阳光的日子
■ ■ ■ ■ ■ 不怕两千年的孤寂
■ ■ ■ ■ ■ 你知道你是谁的偶像
■ ■ ■ ■ ■ 死亡照相馆
■ ■ ■ ■ ■ 鱼儿
■ ■ ■ ■ ■ 舞动的白纱巾
■ ■ ■ ■ ■ 命系悬壶
■ ■ ■ ■ ■ 赌局
■ ■ ■ ■ ■ 私奔
■ ■ ■ ■ ■ 雅盗
■ ■ ■ ■ ■ 猎人与母猴
■ ■ ■ ■ ■ 笔直的烟
■ ■ ■ ■ ■ 奴才驾到
■ ■ ■ ■ ■ 月亮船
■ ■ ■ ■ ■ 半个故事和三个结尾

微型小说

WEIXINGXIAOSHUOBAINIANJINGDIAN

百年经典

中国卷

陈永林 方圆◎主编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NAN JUVENILE &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微型小说百年经典. 中国卷 / 陈永林, 方圆主编. ——长沙: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1.2

ISBN 978-7-5358-6205-1

I. ①微… II. ①陈… ②方… III. ①小小小说—作品集—中国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04360 号

责任编辑: 龚军辉 封面设计: 天闻·尚视文化
出版人: 胡 坚 质量总监: 郑 瑾
出版发行: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 址: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89号 邮 编: 410016
电 话: 0731-82196340 / 82196334 (销售部) 82196313 (总编室)
传 真: 0731-82199308 (销售部) 82196330 (综合管理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0
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731-82196362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 1 | 立论 鲁迅
1 | 立秋之夜 郁达夫
2 | 这也是一个人？ 叶圣陶
5 | 五九 老舍
7 | 代狗 沈从文
9 | 一个不重要的军人 冰心
10 | 灯 王鲁彦
12 | 窥浴 汪曾祺
14 | 手 王蒙
15 | 娘家人 陈建功
16 | 绝盗 冯骥才
18 | 曼德拉的铅笔 毕淑敏
20 | 桃花三月天 鲍昌
21 | 爱的墓园 丛维熙
22 | 第八棵馒头柳 刘心武
23 | 找“帽子” 蒋子龙
24 | 地毯 航鹰
26 | 野马之死 裘山山
28 | 水井在前院 林斤澜
29 | 佑护灾难中的孩子 毕淑敏
32 | 凝固的微笑 苏叔阳
33 | 乡间夜话 谢友鄞
35 | 大兵 梁晓声
37 | 需要 周大新
39 | 舞动的白纱巾 杨晓敏
40 | 白鸽铁塔 徐平

- 42 铁哥们 叶延滨
43 鱼儿 陆颖墨
45 丰碑 李本深
47 儿子睡中间 张卫明
49 猎人与母猴 叶广岑
50 赌局 星竹
52 命系悬壶 陈源斌
53 讲究 孙春平
55 汗血马 魏继新
57 笔直的烟 秦巴子
58 私奔 傅爱毛
60 怀念拥有阳光的日子 墨白
62 雅盗 孙方友
64 最准确的回答 许行
65 奴才驾到 生晓清
67 月亮船 刘国芳
69 陆地上的船长 谢志强
71 常敲敲我们的门 滕刚
73 慰问 林荣芝
74 你知道你是谁的偶像 白小易
76 雉诱 陈毓
78 慈善鸟 陈永林
80 不怕两千年的孤寂 格斯特
82 青铜灯 刘爱国
84 “小心,你头上有把刀!” 蔡楠
85 死亡照相馆 尘
88 光头 安勇
89 天意 唐炳良
91 半个故事和三个结尾 凌可新
92 特别的丈夫 苦苓
94 想讨一本书 许申高

- 95 | 海葬 尹全生
- 97 | 嵌入灵魂深处的弹头 吴作望
- 99 | 冠军母亲的诞生 童树梅
- 100 | 维斯瓦河的琴声 张春风
- 103 | 高贵的捐赠 方冠晴
- 105 | 他们坐了6年火车 魏岚
- 106 | 九岁的父亲 罗伟章
- 108 | 老人与狗 杨轻抒
- 109 | 麦当劳的礼物 叶倾城
- 111 | 八月的阳光 陈玉龙
- 112 | 命运敲门声 何葆国
- 114 | 长大后,你就成了他 詹有星
- 116 | 老和尚炒股 魏雅华
- 117 | 庄保四寻妻 邓洪卫
- 120 | 校园门口的雕塑 黄廷洪
- 122 | 一定要远离海水的诱惑 晨沙
- 123 | 唐朝年间的爱情 潘格
- 125 | 乌鸦喝水 徐成龙
- 127 | 生命因敲击而动人 马付才
- 129 | 返祖 周海亮
- 131 | 点燃一个冬天 游睿
- 133 | 琴撞 袁雅琴
- 134 | 玩笑人生 方冠晴
- 136 | 飞越疯人院 羽毛
- 138 | 心爱的 苦苓
- 139 | 家徽 胡晨钟
- 140 | 第N次重复 黄莞
- 142 | 恩人 胡炎
- 144 | 一个温暖世界的方向 马德
- 146 | 我欠王鸽一枚蛋 吴万夫
- 148 | 这一份人生答卷 一冰

- 149 鸟冢 黄孝阳
151 最初的温暖 邹扶澜
153 麦秆儿 刘蒂
155 木头伸腰 何雨生
156 有一种控制叫预言 邵孤城
158 苦涩的父爱 王熙章
160 首富与杀手 杨蔚然
161 特困户的荣耀 梁海潮
163 错寄情书给父亲 贺双龙
164 响鞭 姚凤阁
167 寄居蟹 吕麦
169 猎手 贾平凹
170 奇遇 莫言
172 抢救成功 樊发稼
173 这世上最疼我的男人去了 缠枝莲
175 陈泥鳅 汪曾祺
177 余晖 石评梅
178 再会 许地山
180 祈愿 郁达夫
182 刻舟求剑 王蒙
184 免费午餐 刘心武
185 盲人看 毕淑敏
187 泥人张 冯骥才
189 杀蛇 韩静霆
191 老爱情 苏童
192 到五月花烈士公墓去 木公
194 秋天的怀念 史铁生
195 钻圈 阿成
197 莲池老人 贾大山
200 暗记 聂鑫森
202 不听话的塑像 吴若增

- 203 | 雁的悲剧 中杰英
205 | 红墙在望 徐平
207 | 痕 陶纯
209 | 糟糠之妻 傅爱毛
211 | 打错了 刘以鬯
213 | 八号风球下 东 瑞
214 | 命运的重量 宋清海
215 | 捉鳖大王 孙方友
217 | 秋夜 墨白
219 | 珠子的舞蹈 谢志强
221 | 仿佛 滕刚
224 | 头羊 申平
225 | 流浪汉的公园 白小易
227 | 别情 王奎山
229 | 老实人的虚伪 沈祖连
231 | 冬天的葬礼 侯德云
233 | 家 修祥明
235 | 青涩岁月里的蝴蝶胸针 青衣江
237 | 离婚 邓洪卫
239 | 生命切片 徐慧芬
241 | 一颗颗星星都是爱 卢瑶
243 | 蝈蝈为什么鸣叫 海飞
245 | 意外 吴万夫
247 | 名片 林荣芝
248 | 威风 相裕亭
250 | 生命属于音乐的歌手 罗治台
252 | 半小时的故事 陈永林
254 | 门 凌可新
255 | 那个像烟花一样的女人 陈毓
257 | 一朵花儿的绽放 刘黎莹
259 | 郁闷的大学 一冰

- 262 沿河歌唱 张召北
264 把木梳卖给和尚 王颖 陈圆
265 了悟禅师 凌鼎年
267 八爷 幽兰
269 尼姑庵 马宝山
271 都市女子 申永霞
273 住在车棚里的朋友 杨汉光
275 女贼奇遇记 天雨绿
277 划破你的脸 游睿
279 我们合伙“杀死”了一个人 李荣华
281 配套 魏金树
282 叔叔，我想录个像 皮皮鲁
284 雪画 王海椿
286 闲花落地听无声 丁力梅
288 新式扑克游戏 王明义
289 飘柔的黑发 冷凝
291 岳跛子 叶大春
292 生命的消失 邢庆杰
294 碧利斯过后的假证小姐 孙小明
295 昏迷十八天 黄飞
297 戒毒 陈力娇
299 蓝色军邮 徐彦
300 纪念日 秦俑
302 证词 黄克庭
304 仇恨 安勇
306 投诉母亲 凤凰
307 爱的守候 黄泥
310 比狮子老虎狼还可怕的 郑远

立论

鲁迅

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

“难！”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看着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

“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说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你……”

“我愿意既不谎人，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怎么说呢？”

“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多么……阿唷！哈哈！Hehe！he，hehehehe！’”

立秋之夜

郁达夫

黝黑的天空里，明星如棋子似的散布在那里。比较狂猛的大风，在高处呜呜的响。马路上行人不多，但也不断。汽车过处，或天风落下来，阿斯法儿脱的路上，时时转起一阵黄沙。是穿着单衣觉得不热的时候。马路两旁永夜不息的电灯，比前半夜减了光辉，各家店门已关上了。

二人尽默默的在马路上走。后面一个穿着一套半旧的夏布洋服，前面的穿着不流行的白纺绸长衫。他们两个原是朋友，穿洋服的是在访一个同乡的归途，穿长衫的是从一个将赴美国的同志那里回来，二人系在马路上偶然遇着的。二人都是失业者。

“你上哪里去？”

走了一段，穿洋服地问穿长衫的说。

穿长衫的没有回话，默默的走了一段，头也不朝转来，反问穿洋服的说：

“你上哪里去？”

穿洋服的不回答，默默的尽沿了电车线路在那里走。二人正走到一处电车停留处，后面一乘回车库去的末次电车来了。穿长衫的立下停了一停，等后面的穿洋服的。穿洋服慢慢走到穿长衫的身边的时候，停下的电车又开出去了。

“你为什么不乘了这电车回去？”

穿长衫的问穿洋服的说。穿洋服的不答，却脚也不停慢慢的向前走了，穿长衫的就在后面跟着。

二人走到一处三岔路口了。穿洋服的立下来停了一停。穿长衫的走近了穿洋服的身边，脚也不停下来，仍复慢慢的前进。穿洋服的一边跟着，一边问说：

“你为什么不进这岔路回去？”

二人默默的前去，他们的影子渐渐儿离三岔路口远了下去，小了下去，过了一忽，他们的影子就完全被夜气吞没了。三岔路口，落了天风，转起了一阵黄沙。比较狂猛的风，呜呜的在高处响着。一乘汽车来了，三岔路口又转起了阵黄沙。这是立秋的晚上。

这也是一个人？

叶圣陶

她生在农家，没有享“呼婢唤女”、“傅粉施朱”的福气，也没有受“三从四德”、“自由平等”的教训，简直是一个很简单的动物。她自出母胎，生长到会说话

会行动的时候，就帮着她父母拾些稻草，挑些野菜。到了十五岁，她父母便把她嫁了。因为她早晚总是别人家的人，多留一年，便多破费一年的衣食零用。倒不如早早把她嫁了，免得白掷了心思财力，替人家长财产。她夫家呢，本来田务忙碌，要雇人帮助，如今把她娶了，即使不能省一个帮佣，也得少养半条牛！她嫁了不上一一年，就生了个孩子，她也莫明其妙，只觉得自己困在母亲怀抱里，还是昨天的事，如今自己是抱孩儿的人了。她的孩子，没有摇篮困，没有柔软的衣服穿，没有阳光充足的地方住；连困在她怀里，也只有晚上睡觉的时候，方才得享受，白天只困在黑魑魑的屋角里。不到半岁，就死了。她哭得不可开交，只觉以前从没这样伤心过。她婆婆说她不会领小孩，好好一个孙儿，被她糟蹋死，实在可恨！她公公说她命硬，招不牢子息，怎不绝了我一门的嗣！她丈夫却没有话说，但说要是在赌场里百战百胜，便死十个儿子，也是值得！她听了也不去想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只是朝晚地哭！

有一天，她发见了新奇的事了。开开板箱，那嫁时的几件青布大袄，不知哪里去了！后来她丈夫喝醉了，自己说是他当掉的。冬天来得很快，几阵西风，吹得人彻骨地冷！她大着胆求丈夫把青布袄赎回来，却吃了两个巴掌。原来她吃丈夫的巴掌，早已习以为常。惟一的了局，便是哭！这一天，她又哭了。她婆婆喊道：“再哭！一家人家，被你哭完了！”她听了仍不住地哭。婆婆就动了怒，拉起捣衣的杵，在她背上抽了几下。她丈夫还加上两个巴掌！

这一番她吃的苦太重了。想到明天，后天……将来，不由得害怕起来。明天早晨，天还没亮透，她轻轻地走了出来，私幸她丈夫还没有醒！西风像刀，吹到脸上很痛。但是她觉得比吃丈夫的巴掌，痛得轻些，也就满足极了。一口气跑了十几里路，到了一条河边，方才立定脚跟。这条河里，是有航船经过的。

等了好久，航船过了，她就上了船。那些乘客，好似个个会催眠术的，一见了她便知道是在家受了气，私自逃走的。他们一齐对她说道：“你总是自己没有长进，才令家里人和你生气。即使他们委屈了你，你是年幼小娘，总应该忍耐一二。这等使性子，碰不得，苦还有得吃！况且如今逃了出去，靠傍谁呢？不如趁原船归去罢。”她听了也不答应，只低着头不响。众客便有些不耐烦。一个道：“不知她想的什么心思，论不定还约下了汉子同走！”众人便哗笑起来。她也不去管他。

她进了城，寻着一个荐头。荐头把她荐到一家人家做佣妇。她从此得了新生活了。虽也是一天到晚地操作，却没下田这样费力。又没人说她骂她打她。她便觉得眼前的境地舒服，永远不愿更换了。她惟一的不快，就是半夜梦醒时，思念她已死的孩子。

一天，她到市上买东西，碰见个人，心里就老大不自在。这个人是村里的邻居。不到三天，就发生影响了。他公公便寻了来。开口便嚷道：“你会逃！如今寻到了，可再能逃？你若是乖觉的，快跟我回去。”她听了不敢开口，奔到里面，伏

在主母的背后，只是发呆。主母便唤她公公进来。对他说：“你媳妇为我家帮佣，此刻约期还没有满，怎能去？”她公公无可辩论，只得狠狠地叮嘱她道：期限满了，赶紧归家。倘若再逃，我家也不要你了。你逃到哪里，就在哪里卖掉你！或是打折你的腿。”

她觉得这舒服的境地，转眼就成镜花水月，非常舍不得。想想将来……更害怕起来。这几天里，眼睛就肿了，饭就吃不下了，事也就做不动了。主人知道她的情况，心想如今法律，请求离婚，并不烦难。便问她道：“可情愿和夫家断绝关系？”她答道：“求之不得，哪有不愿！”主人便替她草了个呈子，把种种事实和如今心愿，都叙个明白；预备呈请县长替她做主。主妇却说道：“你替她请求离婚，但她不定永久做我家帮佣的。一旦她离开了我家，又没别人家雇她，那时她便怎样？论情呢，母家原该收留她，但是她的母家，可能办到？”主人听了主妇的话，把一腔侠情冷了下来，说一声“无可奈何”！

隔几天，她父亲来了，是她公公叫他来的。主妇问他，“可有救你女儿的法儿？”他答道：“做了人家媳妇，要打要骂，概由人家，我怎能做得主！如今单是传她公公的话，叫她回去罢了。”但是她仗着主母的回护，没有跟她父亲同走。

后来她家公婆托着邻居进城的，带个口信，说她丈夫害病，叫她回去服侍。她心里只是怕回去，主母就替她回绝了。

过了四天，她父亲又来了。对她说：“你的丈夫害病死了。再不回去，我可担当不起。你须得跟我走！”主母也说：“这一番你只得回去了，否则恐怕你家的人，要打到这里来！”她见眼前的人，没一个不叫她回去，心想这番必定应该回去了。但总是害怕！总是不愿意！

她到了家里，见丈夫直僵僵地困在床上，心里很有些儿悲伤。但也想，他是骂我打我的！她公婆也不叫她哭，也不叫她服孝，却领她到一家人家，受了廿千钱，把她卖了！她的父亲、公公、婆婆……都以为这个办法是应当的。他们想得个成例：不种田了，便卖耕牛。她是一条牛——没有自己的主见。如今用不着了，便该卖掉她，把她的身价充她丈夫的殓费，便是她最后的义务！

五 九

老 舍

张丙，瘦得像剥了皮的小树，差不多每天晚上来喝茶。他的脸上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一对深而很黑的眼睛，显出他并不是因为瘦弱而完全没有精力。当喝下第三碗茶之后，这对黑眼开始发光；嘴唇，像小孩子要哭的时候，开始颤动。他要发议论了。

他的议论，不是有系统的；他遇到什么事便谈什么，加以批评。但无论谈什么事，他的批评总结在“中国人是无望的，我刚说的这件事又是个好证据”。说完，他自动地斟上一碗茶，一气喝完，闭上眼，不再说了，显出：“不必辩论，中国人是无望的。无论怎说！”

这一晚，电灯非常的暗，读书是不可能的。张丙来了，看了看屋里，看了看电灯，点了点头，坐下，似乎是心里说：“中国人是无望的，看这个灯；电灯公司……”

第三碗茶喝过，我笑着说：“老张，什么新闻？”

出我意料之外，他笑了笑——他向来是不轻易发笑的。

“打架来着。”他说。

“谁？你？”我问。

“我！”他看着茶碗，不再说了。

等了足有五分钟，他自动地开始：

“假如你看见一个壮小伙子，利用他身体气力的优越，打一个七八岁的小孩，你怎办？”

“过去劝解，我看，是第一步。”

“假若你一看见他打那个小孩子，你便想到：设若过去劝，他自然是停止住打，而嘟囔着骂话走开；那小孩子是白挨一顿打！你想，过去劝解是有意义的吗？”他的眼睛发光了，看看我的脸。

“我自然说他一顿，叫他明白他不应当欺侮小孩子，那不体面。”

“是的，不体面；假如他懂得什么体面，他还不那样做呢！而且，这样的东西，你真要去说他几句，他一定问你‘你管得着吗？你是干什么的，管这个事？’你跟他辩驳，还不如和石头说几句话好呢；石头是不会用言语冲撞你的。假如你和

他嚷嚷起来，自然是招来一群人，来看热闹；结果是他走他的，你走你的路；可是他白打了小孩一顿，没受一点惩罚；下回他遇到机会还这样做！白打一个不能抵抗的小孩子，是便宜的事，他一定这么想。”

“那么，你以为应当立刻叫他受惩罚，路见不平……那一套？”我知道他最厌恶武侠小说，而故意逗他。

果然不出我所料，他说：

“别说《七侠五义》！我不要做什么武侠，我只是不能瞪着眼看一个小孩挨打；那叫我的灵魂全发了火！更不能叫打人的占了全胜去！我过去，一声没出，打了他个嘴巴！”

“他呢？”

“他？反正我是计划好了的：假如我不打他，而过去劝，他是得意扬扬而去；打人是件舒服事，从人们的兽性方面看。设若我跟他讲理，结果也还是得打架；不过，我未必打得着他，因为他必先下手，不给我先发制人的机会。”他又笑了，我知道他笑的意思。

“但是，”我问，“你打了他，他一定还手，你岂是他的对手？”我很关心这一点，因为张丙是那样瘦弱的人。

“那自然我也想到了。我打他，他必定打我；我必定失败。可是有一层，这种人，善于利用筋肉欺侮人的，遇到自家皮肉上挨了打，他会登时去用手遮护那里，在那一刻，他只觉得疼，而忘了动作。及至他看明白了你，他还是不敢动手，因为他向来利用筋肉的优越欺人，及至他自己挨了打，他必定想想那个打他的，一定是有些来历；因为他自己打人的时候是看清了有无操必胜之券而后开打的。就是真还了手，把我打伤，我，不全像那小子那样傻，会找巡警去。至少我跟他上警区，耽误他一天的工夫（先不用说他一定受什么的惩罚），叫他也晓得，打人是至少要上警区的。”

他不言语了，我看得出，他心中正在难受——难受，他打了人家一下，不用提他的理由充足与否。

“他打人，人也打他，对这等人正是妥当的办法；人类是无望的，你常这么说。”我打算招他笑一下。

他没笑，只轻轻摇了摇头，说：

“这是今天早晨的事。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我又遇见他了。”

“他要动手了！”我问，很不放心地。

“动手打我一顿，倒没有什么！叫我，叫我——我应当怎样说？伤心的是：今天下午我遇见他的时候，他正拉着两个十来岁的外国小孩儿；他分明是给一家外国人做仆人的。他拉着那两个外国小孩，赶过来，告诉他们，低声下气地央告他们：踢他！踢他！然后向我说：你！你敢打我？洋人也不打我呀！（请注意，这里

他很巧妙的，去了一个‘敢’字！)然后又向那两个小孩说：踢！踢他！看他敢惹洋人不敢！”他停顿了一会儿，忽然地问我：“今天是什么日子？”

“五九！”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泪流下来了。

“呕！”张丙立起来说，“怪不得街上那么多的‘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呢！”

他好像忘了说那句：“中国人没希望。”也没喝那么一碗茶，便走了。

代 狗

沈从文

“杂种，你莫起来，还要老子捶你罢？”

“噢……人家脚板心还痛呀！”代狗烂起两块脸要哭的样子。

但他知道他爹的手，除了拧耳朵以外，还会捏拢来送硬骨梨吃的，虽然口上还想撒一点娇，说是脚板心不好，终于窸窸窣窣从那老麻布蚊帐里伸出一个满是黄毛发的脑壳——他起床了。

“快！快！放麻利点！”

“噢……”

他爹老欧，坐在那趋抹刺黑的矮矮茅屋里一张矮脚板凳上搓着索子，编排草鞋上的耳朵。屋里没有个窗子，太黑了，他的工作，不得不靠到从破壁罅里漏跑进来的天光。

“你不瞧石家峒代狗同鸭毛崽不是天没亮就爬起来上坡去吗！”

“我脚还——”

“脚痛就不上坡罢？”

代狗用手背擦了一下眼屎，把腰肩翻了一下，从土墙上取了一双草鞋来坐在他爹左边。

“我割担草——”

“这几天鬼要你草。……怕哪样？仍然到后山去砍，和尚来时，脚放麻利一点。实在是翻不过坳来，把毛签朝茨棚里一摔，爬上树去。老和尚眼睛猫猫子，赶不到你们，还不是又转庙里去睡觉了——再慢慢的转来，不行吗？”

“你讲得容易。”

“你剁时轻一点罗。”

“闪不知碰来抓到了，那怎么办？”

“蠢杂种！他口上大喊大叫，什么‘抓到！抓到！抓到帮我捶死这偷柴的苗崽崽！’其实也不过是口上打哇哇，哄哄小孩子！当真你怕他抓到你就敢捶个净死罢？”

代狗想起昨天的事情，不由得又打了一个冷噤。这冷噤的意思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爹是无从注意的。

……托，托，托，这边刀砍一下树身，那边同样声音便回响转来。鸭毛崽正高兴唱着——

高坡高坳竖庵堂，
攀坡盘岭来烧香；
人家烧香为儿女，
我家烧香为娇娘。

忽地，老和尚凶神恶煞的样子，发现于红墙前了。搂起大衣袖筒的灰布衫子，口中不住喊“抓到！抓到这狗崽的！”一直冲向自己所站的地方来。他们都懂得老和尚的意思了。便丢开了未剁完的树，飞一般逃，跳了四五棚茨窠，越过两条老坎，跑跑跑跑，才听不到老和尚“抓到……”的声音。危险固然脱了，但当狂逃的当中，一颗牛蒡却趁代狗脚板踏着它时，一钻钻进代狗脚心了。虽经鸭毛崽设法拔了出来，却已流了许多鲜血，而且到今早脚着地时，还略略感到一点痒疼。

脚本来不算回事，但和尚那副凶神恶煞的脸在他脑中晃来晃去时，却似乎能够把代狗的身子缩小了，缩到比灶头上正在散步的灶马还小。

他终于嗫嗫嚅嚅说出他不愿去的意思了。

“万一再去被他抓到，纵不当真捶死我，但把我手膀子用葛索一捆，吊到山门前去示众，那是做得到！到那时，让那些朝山的娘女们，这个觑一眼，那个觑一眼，口里还要不干不净骂些‘小强盗应该’，‘这鬼崽那末赧就偷人东西，到大时只好砍脑壳’一类丑话，那以后怎么见人？”

“那时老子会到大坪赵家去请赵老爷讨保。”

代狗听到他老子的话，没有什么可借口。他若是城里人读过书的小孩，那怕也会再想个方法同他爹来嚼，可惜没有读书的人就这样笨！

他无聊无赖地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走到灶边去把挂在柱上的镰刀往屁股后一别，略注意到灶上那三匹从从容容正在散步的灶马一忽儿，说了句——

“爹，你进城时多买块豆腐。”走出去了。

老欧虽说因了自己不大会做家务，又老爱喝一杯包谷子酒串串筋骨，弄得手边紧紧的，时常要他十岁大的代狗跑到南华山庙背后去做点冒险事情。但他究竟是一